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三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不肖生

批校 葉洪生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三

原著 不肖生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1 · 0724

· 8404312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近代俠義英雄傳（第三冊）

著者 平 江 不 肖 生

批校者 葉 洪 生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二一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四冊新台幣六〇〇元

第五十六回

碎石板嚇逃羣惡痞 撒灰袋困鬥老英雄

話說劉鳳春見李存義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便坐下來說道：「年來雖承大哥的情，將我做親兄弟看待，然我舍間的家事，從來不曾拿著向大哥說過，料想大哥必不知道我舍間的情形。我先父母雖是早已去世，我名下並沒有承受遺產；只是我的胞伯，因在外省幹了半生差事，積蓄的財產還不少。我伯父沒有兒子，在十年前原已將我承祧伯父做兒子的，就是我現在的敝內，也是由伯父替我婚娶的。無如我伯母生性異常偏急，因嫌敝內不是他親生兒子的媳婦，覺得處處不能如他的意；每日從早到晚，囉哩囉索的數說不住口，並且時常閒言雜語的，罵我不該成日的坐在家中吃喝不做事。」

「我伯父是個懦弱不堪的人，歷來有些畏懼伯母，因伯母沒有生育，本打算納妾的，爭奈伯母不肯答應，所以只得將我承祧。及至承祧過去，又不如意，伯母卻發慈悲，許伯父納妾了；但是須將我承祧的約毀了，等我夫妻出門之後，方可納妾。我伯父再三說，鳳春夫妻並不忤逆，又是沒有父母的人，便是不承祧給我做兒子，我於今還有一碗飯吃，也不忍將他夫妻推出門去。我伯母聽了不依，就為這事和伯父大吵大鬧起來。我這時心想，我是一個男子漢，應該出外謀

生，難道不受伯父養活，便沒有生路嗎？為我倆夫妻使伯父伯母吵鬧不和，我再不走也太無顏了，因此即日帶了我媳婦出來；情願在翠花作坊裡做工，夫妻刻苦度日。

「我在北京的生活情形，大哥是親眼看見的。我以為我夫妻既已經出來了，伯母必可以許伯父納妾，誰知竟是一句假話，伯父也無可如何。直到一月以前，伯父的老病復發，不能起床，教伯母打發人到京裡來追我回去，伯母只是含糊答應。可憐伯父一日幾次問鳳春回來了沒有，其實伯母並不曾打發人來北京叫我。」

「前幾日我伯父死了，伯母還不算叫我回去。不料我劉家的族人當中，有好幾個是素行無賴的，我伯父在日，他們曾屢次來借貸，多被我伯父拒絕了。這回見我伯父已死，又沒有兒子，就有族人來對我伯母說：『要把兒子繼承給我伯父做兒子。』我伯母明知他們這種承繼，完全是要為謀奪遺產，自然不肯答應。可惡那些無賴，竟敢欺負我伯母是個新寡的婦人，奈他們不何，居然不由分說的大家蜂擁到我伯母家來；將伯父的喪事攔在一邊不辦，專一點查遺產的數目，家中豬牛什物，隨各人心喜的自由搬運出去。只把我伯母氣得捶胸頓足的痛哭，這時卻思念起我夫妻來了，立刻專人到這裡來叫我夫妻回去。」

「我曾受過我伯父養育之恩，又曾承祧給他做兒子的，論人情物理，我夫妻本當立刻奔喪前去才是。只是我知道我同族的那些無賴，多是極兇橫不法的東西，我若是從來住在我伯父家裡不曾離開，於今也不畏懼他們。無奈我夫妻已到北京多年沒有回家去了，這時一個人跑回去，那些東西定有與我為難的舉動做出來。大哥的年紀比我大，閱歷比我多，膽量見識都比我好，

我想求大哥跟我同回家去。沒有是非口舌，固是萬幸；萬一他們真要與我為難，我有大哥在跟前，就不愁對付他們不了，不知大哥肯為我辛苦這一趟麼？」

李存義道：「你老弟有為難的事，我安有坐視不肯幫忙的？不過我和你是師兄弟，不是同胞兄弟，你姓劉，我姓李。你若和異姓人有纏轢，我不妨挺身出頭幫助你；於今要和你為難的，是你劉家的族人，而所爭執的又是家事，我如何好插足在中間說話呢？」

劉鳳春道：「凡事只能說個情理，他們那些東西，固是以族誼為重的，就不應該有這種謀奪遺產的舉動做出來。他們既不講族誼，我便可以不認他們做族人；拿他們做痞棍看待，也不為過。大哥是個精明有主意的人，到那裡見事行事；若真個異姓人不好說話，何妨在暗中替我作主，使我的膽量也壯些。」

李存義嘆道：「有錢無子的人死了，像這種族人謀奪遺產的事，實在太多，情形也實在太可惡。若在旁人，我決不能過問，於今在老弟身上的事，我陪你去走一遭就是。看他們怎麼來，我們怎麼對付。他們肯講理，事情自是容易解決，就是他們仗著人多勢大，想行蠻欺負孤兒寡婦，我們也不是怕人的。我近來正想去天津走一趟，看霍四爺到上海找外國人比武的事情怎樣。」

劉鳳春道：「霍四爺不就是霍元甲嗎？」李存義道：「不是他還有誰呢？」劉鳳春道：「我久聞他的名，可惜不曾會過。這回若不是因奔喪回去，倒想跟大哥去會會他。大哥怎麼知道他到上海找外國人比武呢？」

李存義道：「我也正聽得人說，我與他雖有點兒交情，但是我這番在北京，已有多時不去天津了。久不和他見面，只聽得從天津來的朋友說，他見新聞紙上登載了外國大力士在上海賣武的廣告，便不服氣；巴巴的跑到上海去，要找那個大力士比武，不知究竟是不是這麼一回事？此去順便會會他，並不須繞道耽擱時刻，老弟有何不可跟我同去？霍四爺為人最愛朋友，他若聽說你族人欺負你伯母，謀奪遺產的情形，他必是一腔義憤，情願出力幫助你對付那些無賴。」

劉鳳春道：「我與他初次相交，怎好拿這類家事去對他說呢？」李存義笑道：「我這話不過是閒談的說法，並不是真個要你說給他聽，求他出頭幫忙。我們事不宜遲，今日就動身去罷。」

劉鳳春自是巴不得李存義立刻動身，當下二人便動身到天津來，會見了霍元甲之後，李存義替劉鳳春介紹了，彼此自有一番聞名仰慕的客套話，不用細說。李存義開口問霍元甲道：「聽說四爺近來曾去上海走了一趟，是幾時才回來的？」

霍元甲笑問道：「老大哥怎麼知道我曾去上海走了一趟？」李存義道：「從天津去北京的朋友們都說四爺這番到上海替中國人掙面子去了。說有一個西洋來的大力士，力大無窮，通世界上沒有對手，一到中國就在上海賣藝，登報要中國人去與他比武；已有多少武藝了得的人上去與他比賽，都被他打的不能動了。四爺聽了這消息不服氣，特地到上海去，要替中國人爭這回場面子。我在北京聽了這話，雖相信四爺的手段，不是尋常練武藝的可比，只是不知道那西洋人，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哪吒太子？終覺有些放心不下，總想抽工夫到天津來打聽打聽。可恨一身的窮事，終日忙一個不得開交，那裡能抽工夫到這裡來呢？今日因鳳春老弟有事

邀到天津來，我思量既到了天津，豈可不到四爺這裡來看看？到底四爺去上海，是不是為的這麼一回事？」

霍元甲點頭笑道：「事倒是這麼一回事。不過其中也有些不對的地方。那大力士是英吉利的人，是否通世界沒有他的對手，雖不可知，只是他登報的措詞，確是誇大的嚇人。中國人並沒有上去和他比賽的，只我姓霍的是開張第一個。耽擱了不少的時間，花費了不少的銀錢，巴巴的跑到上海去，不但武沒有比成，連那大力士是怎生一個模樣，也沒有見著。承老大哥的盛情關切，不說倒也罷了，說起來我真是嘔氣。」

李存義連忙問是何道理？霍元甲只得將在上海的情形，簡單說了一遍。李存義道：「這也無怪其然！休說那奧比音是外國人，初次與中國人比賽，不能不慎；就是我們中國人和中國人較量拳腳，若是不相識的人，也多要有憑證人，先立下字據才動手的。不過四爺既沒有與奧比音見過面，更沒見過他的手段，怎肯一口答應他賭賽這麼多的銀兩呢？」

霍元甲笑道：「他的手段，我雖不知道，我自己的手段，自己是知道的。不是我敢在老大哥面前說誇口的話，我這一點點本領，在中國人跟前，那怕是三歲小孩子，我也不敢說比賽起來，能操勝券；和外國人比賽，不問他是世界上第幾個大力士，我自信總可以勉強對付的了。」

李存義道：「四爺平日並不會與外國人來往，何以知道外國人便沒有武藝高強的呢？」霍

元甲道：「我也沒有到過外國，也不認識外國人，但是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，是在外國多年的；他結交的外國朋友最多，他並且是個會武藝的。他曾對我說過，拳腳功夫，全世界得推中國第

作者奮我國
魂，當使碩
夫廉而懦夫
有立志。

一。中國的拳腳方法，那怕是極粗淺極平常的，外國拳鬥家都不能理會。外國的大力士，固然是專尚蠻力，就是最有名的拳鬥家，所使用的方法，也笨滯到了極處。日本人偷學了我國的躡跤，尚且可以橫行天下，我們還怕些什麼呢？」

李存義道：「論四爺的本領，不拘和什麼好手較量，栽筋斗的事，是誰也能斷定不會有的。

我是一個完全不知道外國情形的人，因見外國的槍炮這麼厲害，種種機器又那麼靈巧，以為外國的大力士，本領必也是了不得的，所以不免有些替四爺著慮。既是這般說，我卻放心了。」

霍元甲笑道：「我說一句老大哥聽了不要生氣的話，我這回攢下自己的正事不幹，巴巴的跑到上海幹那玩意，就為的見此刻像老大哥這麼思想的人太多了，都是因看見外國強盛，槍炮厲害，機器厲害，一個個差不多把外國人看得和神仙一樣。休說不敢和外國人動手動腳的比賽，簡直連這種念頭也不敢起。是這麼長此下去，我國的人先自把氣餒了，便永遠沒有強盛的時候。」

「殊不知我中國是幾千年的古國，從來是比外國強盛的，直到近幾十年來，外國有些什麼科學發達了，中國才弄他們不過。除了那些什麼科學之外，我中國那一樣趕他們不上！我中國人越是餒氣，他外國人越是好欺負。我一個人偏不相信。講旁的學問，我一樣也不能與他外國人比賽，只好眼望著他們猖獗；至講到拳腳功夫，你我都是從小就在這裡面混慣了的，不見得也敵不過他外國人。我的意思，並不在打勝了一個外國人，好借此得些名譽，只在要打給一般怕外國人的中國人看看；使大家知道外國人並不是神仙，用不著樣樣怕他。」

李存義拍著大腿說道：「四爺這話絲毫不錯，於今的中國人怕外國人，簡直和耗子怕貓兒一樣了。尤其是做官的人怕得厲害，次之就是久住在租界上的人，四爺約了在上海租界上比賽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巴不得將來有人在北京也是這麼幹一次。我明年倘若能抽出些工夫來，決定陪四爺到上海去，也助助四爺的威風。」

霍元甲喜道：「老大哥固能同去，我的膽量就更大了。我以為這種事，是我們練武藝的人，一生最大最重要的事，一切的勾當，都可以暫時擱起來，且同去幹了這件大事再說。不是老大哥自己說起願同去，我不能來相請，既有這番意思，我便很希望多得一個好幫手。」

李存義欣然說道：「四爺和人動手，那用得著幫助的人？我也因為覺得這種事，是很大很重要的，才動了這同去看看的念頭，且到那時再說。我還有一句話要問四爺，有一條最要緊的，不知道那合同上寫明白了沒有？兩下動起手來，拳腳是無情的東西，倘使一下將奧比音打死了，那五千兩賭賽的銀子，能向他的保證人要麼？」

霍元甲躊躇道：「這一條在合同上雖不曾寫明白，不過既是賭賽勝負，自然包括了死傷在內，他不能藉口說我不應將他打死或打傷，便賴了五千兩銀子不給？好在明年到上海去，未較量之前，免不了還得與沃林會面，預防他藉口，臨時補上這麼一條也使得。」

李存義因劉鳳春急於要回去奔喪，不便久談，隨即告辭出來。從天津到劉鳳春伯父家裡，只有十來里路，沒一會工夫就走到了。還相離有半里路遠近，就迎面遇見兩個年約三十來歲的粗漢，扛著一張紫檀木的香几，氣吁氣喘的跑來。李存義也沒注意，劉鳳春忽立在一旁，向李

存義使了個眼色，低聲說道：「快看吧！這便是我的本家。」李存義也立在道旁讓扛香几的過去。

兩個粗漢望了劉鳳春一眼，同時現出很驚訝的神色，似乎想打招呼；因劉鳳春已掉轉臉去，只得仍扛著向前走。劉鳳春不由得旋走旋哭起來說道：「我伯父剛去世幾日，連肉還沒有冷，他們就這麼沒有忌憚的鬧起來了。」

李存義看了這種情形，也蓄著一肚皮的怒氣，心裡計算要如何給點兒厲害他們看。劉鳳春號啕大哭的奔進大門，見堂中停了一具靈柩，以為是已經裝殮好了的，就跪在旁邊哭起來。李存義一進大門，真是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。只見堂上堂下的人，亂嘈嘈的委實不少，各人臉上都現些驚慌之色，也有怒目望著劉鳳春的，也有帶些訕笑神氣的。堂上毫沒有居喪的陳設，靈柩的蓋還豎在一邊，再看柩內空空的，並沒有死屍。連忙推著劉鳳春說道：「且慢哭泣，尊伯父還沒有入棺，且到裡面見了伯母再說，有得你哭泣的時候。」正說著，猛聽得裡面有婦人哭泣的聲音，一路哭了出來。劉鳳春一看，是自己伯母蓬頭散髮的哭出來了，平日兇悍的樣子，一點兒沒有了，劉鳳春忙迎上去叩頭。他伯母哭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，你那裡知道你的娘被人欺負得也快要死了啊！」

劉鳳春自從承祧給他伯父做兒子之後，原是稱伯父母為父母的，到他伯母逼著他夫妻出門的時候，便不許他夫妻再稱父母了。此時劉鳳春心裡還是不敢冒昧稱娘，及聽得伯母這麼說，才敢答道：「我爸爸剛去世，誰敢欺負我娘？這是我的師兄李存義，因聽得爸爸去世了，特來

幫忙辦理喪事的。你老人家放心不要著急，家裡的情形，我已知道了；我劉家便沒有家法，難道朝廷也沒有國法了嗎？且辦了爸爸的喪事，再和這些混帳忘八蛋算帳。怎麼爸爸去世了這幾天，還不曾裝殮入棺呢？」

他母子說話的時候，李存義看擁在堂上的那些族中無賴，已一齊溜到下面一間房裡去了。便上前對劉母施禮道：「請伯母不要著急了，小姪這回回來，就是為聽得鳳春老弟說起貴族人欺侮伯母的情形，存心來打這個不平的。世間不肖的族人也多，謀奪遺產的事，也時常聽得有人說過，然從來沒有聽說像這樣攔著死者的喪事不辦，公然搶劫財物，如貴族人的，這還了得！小姪是異姓人，本不應來干預劉家的事，不過像這樣的可惡情形，不要說我和鳳春是師兄弟，就是一面不相識的人，我也不能忍耐住不過問。我料想他們此時在下邊屋子裡，必是商量對付鳳春的方法。這件事，得求伯母完全交給小姪來辦，不但伯母不用過問，便是鳳春也可以不管；不問弄出多大的亂子來，都由我一個人承當。」

劉鳳春母子還不曾回答，只見那些族人都從屋子裡蜂擁出來。走在前面的幾個痞棍，神氣十足的，盤辮子的盤辮子，捋衣袖的捋衣袖，顯出要行蠻動手的模樣，口裡並不乾不淨的大聲說道：「是那裡來的雜種，誰不知道劉老大六十多歲沒有兒女？今日忽然會鑽出這麼大的兒子來，我們族人不答應，看有誰敢來替劉老大做孝子？經我們族人打死了，只當踏死了一個螞蟻。拖下來打！」邊罵邊擁到院子裡來。

李存義看了這情形，險些兒把胸脯都氣破了！急回身迎上去，揚著雙手高聲說道：「你們

且站著聽我說幾句話，劉鳳春承祧給他伯父做兒子，不是今天與昨天的事。他的媳婦，是他伯父伯母給他娶的，事已十多年了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？近年來鳳春因在北京做生意，回家的時候稀少，誰知你們因此就起了不良的念頭。」

李存義的話才說到這裡，眾族人中有一個大叱了一聲，其餘的也就跟著齊向李存義連連的喊叱。只叱得李存義虎眉倒豎，豹眼圓睜，大聲吼著問道：「你們有話何不明說？是這般放屁似的叱些什麼？」其中即有一人應聲說道：「劉鳳春承繼的事，劉家同族的固是人人知道，不過毀繼的事，也是人人知道；倘不毀繼，何至兩口子被驅逐到北京去學做翠花？在十年前已經驅逐出去了，於今忽然跑回來做孝子，這種舉動，只能欺負死人，不能欺負活人。」

李存義道：「這些話，我不是劉家的人，不和你們爭論。劉鳳春是不是在十年前曾被承繼的父親驅逐，此刻他父親已死了不能說話，但是他承繼的母親尚在；如果他母親開口，說出不認劉鳳春做兒子的話，劉鳳春還賴在這裡要做孝子，你們當族人的，儘管出頭治劉鳳春以謀奪遺產之罪。若他母親已承認他是兒子了，便輪不到你們族人說話。」

當下就有一個形像極兇惡的族人，伸拳捋袖的喝道：「放屁！你是什麼東西？輪不到我們當族人的說話，倒應該輪到你這雜種說話嗎？這是我劉家的事，不與異姓人相干。你是識趣的，快滾出去，便饒了你，休得在這裡討死。」

李存義聽了這些話，心裡自是忿怒到了極處，只是仍勉強按捺住火性，反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說道：「我本不姓劉，不能過問劉家的事，但是我看你們也不像是姓劉的子孫。誰也不知道

你們是那裡來的痞棍，假冒姓劉的來這裡欺孤虐寡，想發橫財。我老實說給你們聽，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不給我李存義知道便罷，既是已給我知道了，就得看你們有多大的能為，儘管都施展出來。我素來是個愛管閒事的人，你們若仗著人多勢大，想欺負鳳春母子和我李存義，就轉錯念頭了。專憑空口說白話，料你們是不肯相信的，且待我做個榜樣給你們瞧瞧！」

李存義當進劉家大門的時候，早已留神看到天井裡，有一條五尺多長、一尺多寬、四寸來厚的石礮，大概是暑天夜間乘涼坐的，看見這石礮之後，心中便已有了計算了。此時說了這篇話，幾步就搶到那石礮旁邊，並排伸直三個指頭，在石礮中間只一拍，登時將石礮拍的嘩喳一聲響，成了兩段；並拍起許多石屑，四散飛濺。眾族人眼睜睜看了這種神勇，沒一個不驚的臉上變了顏色！李存義乘勢說道：「我看你們都做出要用武的樣子，這是弄到我本行來了，你們自信身體比這石礮堅硬，就請上前來嘗嘗我拳頭的滋味。」

其中也有兩個年輕，略練了些兒武藝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打算上前和李存義拚一下。卻被年老的拉住了說道：「我們族間的家事，用不著和外人動武，我們且看他姓李的能在劉家住一輩子！」說罷如鳥獸散了。

李存義這才一面幫著劉鳳春辦理喪葬，一面教劉鳳春的母親出名，具稟天津縣控告那些掠奪財物的族人。湊巧遇著一個很精明的縣官，查實了劉家族人欺凌孤寡的情形，赫然震怒，將那幾個為首兇惡的拘捕到案，重責了一番；勒令將搶去的錢財器物，悉數歸還，並當官出具甘結，以後不再借端到劉鳳春家中滋事。此時劉鳳春的武藝，雖趕不上李存義那般老到，然也有

近十年的功夫，尋常拳教師，已不是他的對手了。就因從此須提防著族人來欺負的緣故，越發寒暑不輟的用苦功，不多時也在北方負盛名了。於今在北幾省說起劉鳳春，或者還有不知道的，只一提翠花劉三字，不知道的就很少了。

李存義幫著劉鳳春將家務料理妥當之後，因劉鳳春不能即時回北京，李存義只得獨自回天津；復到曲店街淮慶藥棧，會見霍元甲，約定了次年去上海的日期，才回北京度歲。此時李存義在北京住家，有許多喜練武藝的人，欽佩他的形意拳功夫，一時無兩，都到他家裡來，拜他為師，從事練習，因此他的徒弟極多。不過從他最久、他最得意的徒弟，只有尚雲祥黃柏年郝海鵬幾個人。他自己是個好武藝的人，也就歡喜和一般會武藝的結交。

北京是首都之地，這時還有些鏢行開設著，武藝高強的，究竟薈萃的比較外省多些。凡是略有些兒名頭的，無不與他有交誼，常來往，因此他家裡總是不斷的有些武術界名人來盤桓談論。尤其是新年正月裡，因有拜年的積習，就是平日不甚到他家裡來的，為拜年也得來走一趟。

這日來了一個拜年客，他見面認得這人姓吳名鑑泉，是練內家功夫的；在北京雖沒有赫赫之名，然一般會武藝的人，都知道吳鑑泉的本領了得。因為吳鑑泉所練的那種內家功夫，名叫太極，從前又叫做綿拳，取纏綿不斷及綿軟之意。後人因那種功夫的姿勢手法，處處不離一個圓字，彷彿太極圖的形式，所以改名太極；相傳是武當派祖師張三丰創造的，一路傳下來，代有名人，到清朝乾嘉年間，河南陳家溝子地方的陳長興，可算得是此道中特出的人物。陳長興的徒弟很多，然最精到最享盛名的，只有楊露禪一個。

夾敘太極門
簡史。

此爲太極十
三槍中的「
粘黏槍」法
。

楊露禪是直隸人，住在北京，一時大家都稱他為楊無敵。楊露禪傳的徒弟也不少，惟他自己兩個兒子，一個楊健侯，一個楊班侯，因朝夕同奉他左右的關係，比一切徒弟都學得認真些。只是健侯班侯拿著所得的功夫，與露禪比較，至多也不過得了一半。班侯生成的氣力最大，使一條丈二尺長的鐵槍，和使白蠟桿一般的輕捷。當露禪衰老了的時候，凡要從露禪學習的，多是由班侯代教。便是外省來的好手，想和露禪較量的，也是由班侯代勞。

有一次來了一個形體極粗壯的蠻人，自稱槍法無敵，要和露禪比槍。露禪推老，叫班侯與來人比試，那人如何是班侯的對手？槍頭相交，班侯的鐵槍只一顫動，不知怎的，那人的身體，便被挑得騰空飛上了屋瓦；腳立在瓦上，槍握在手中，槍頭還是交著，如鏢膠粘了的一般。那人就想將槍抽出也辦不到，連連抽撥了幾下，又被班侯的槍尖一震，那人便隨著一個跟斗，仍舊栽下地來，在原地方站著。

那人自是五體投地的佩服。就是班侯也自覺打得很痛快，面上不由得現出得意的顏色。不料楊露禪在旁邊看了，反做出極不滿意的神氣，只管搖頭嘆道：「不是勁兒，不是勁兒！」班侯聽了，心裡不服，口裡卻不敢說什麼，只怔怔的望著露禪，露禪知道班侯心裡不服，便說道：「但說你不是勁兒，你心裡不服麼？」班侯這才答道：「不是敢心裡不服，不過兒子不明白要怎麼才算是勁兒？」楊露禪長嘆道：「虧你跟我練了這麼多年的太極，到今日還不懂勁。」邊說邊從那人手中接過那枝木槍，隨意提在手中，指著班侯說道：「你且刺過來，看你的勁兒怎樣。」

這兩句頗寓
春秋褒貶之
意。

他們父子平日對刺對打慣了的，視為很平常的事。班侯聽說，即挺槍刺將進去，也是不知怎的，楊露禪只把槍尖輕輕向鐵槍上一攔，班侯的鐵槍登時如失了知覺，抽不得，刺不得，撥不得，揭不得；用盡了平生的氣力，休想有絲毫施展的餘地，幾下就累出了一身大汗。楊露禪從容問道：「你那槍是不是勁兒？」班侯直到這時方才心悅誠服了。吳鑑泉的父親吳二爺，此時年才十八歲，本是存心要拜楊露禪為師，練習太極的，無奈楊露禪久已因年老不願親自教人，吳二爺只得從楊班侯學習。楊班侯的脾氣最壞，動輒打人，手腳打在人身又極重；從他學武藝的徒弟，沒一個經受得住他那種打法，至多從他學到一二年，無論如何也不情願再學下去了。

拳匪首領的端王，慕楊班侯的名，每月花四十兩銀子，請他到王邸去教端王的武藝，他卻不敢使脾氣了。因此楊班侯一生出色的徒弟，只有端王一個人。吳二爺從十八歲跟他學武藝，為想得楊班侯的真傳，忍苦受氣的練到二十六歲，整整的練了八年。吳二爺明知有許多訣竅，楊班侯祕不肯傳，然沒有方法使楊班侯教授，惟有一味的苦練；以為熟能生巧，自有領悟的時候。誰知這種內家功夫，不比尋常的武藝，內中祕訣，非經高人指點，欲由自己一個人的聰明去領悟，是一輩子不容易透澈的。

這也是吳二爺的內功合該成就，湊巧這回楊班侯因事出門去了，吳二爺獨自在楊家練功夫。楊露禪一時高興，閒操著兩手，立在旁邊看吳二爺練習，看了好大一會時間，忽然忍不住說道：「好小子，能吃苦練功夫；不過功夫都做錯了，總是白費氣來，來來來！我傳給你一點兒好的罷。」吳二爺聽了這話，說不出的又高興又感激，連忙爬在地下對楊露禪叩頭，口稱求太老師。